

塑造

作家寫小說塑造人物，會以一個熟人為原型，像素描一樣，先在腦海勾勒一幅草圖，再按照自己的意願，從外貌、性情、品格、能力、聲望等維度加以修飾，賦予這個人物以色彩和血肉。在這個過程中，人物的這些維度會隨着作家的筆悄然發生變化，逐漸脫離原型，成為一個全新的文學形象。

生活也像一篇小說。我們認識的人，都是這篇「小說」的原型，主要的、次要的，正面的、反面的，聰明、活潑、慷慨的，愚笨、憂鬱、吝嗇的，應有盡有。但與小說不同，他們已經是生活中成熟的「文學形象」了，不可能再由我們去塑造，成為符合我們意願的人。

而實際上，我們經常違背這種邏輯。比如，我們喜歡講義氣的人，一旦對某個人產生這種印象，就會給他貼上這個標籤。於是他就成了「講義氣的人」，而當他做了不義之事，或者表現平庸，我們就會失望。所以，我們經常聽到「沒想到你是這樣的人」或者「我原以為你會……」式的抱怨。

我和一位同事很投緣，經常一起交流感受，傾訴煩惱，開一些能減壓的玩笑。於是我就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內心將他塑造了一個理想人物——「聰明、厚道、隨和、忠誠。是我的良師益友、情緒發洩機、『開心果』，能為我保守秘密的人。」就好比是我手裏

的一團橡皮泥，被我捏成了喜歡的形狀。

這像不像作家在塑造小說人物，已經脫離了原型？

但他畢竟成不了小說形象，慢慢地，我就體驗到了不和諧——他並不聰明，為了一個簡單的常識，竟和我爭執半天；也不隨和，為一個不鹹不淡的玩笑，就對我無言以對；而我只跟他提起過的心事，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失望至極。而他卻一臉無辜，說我一直這樣啊。是的，他的確沒錯，他還是原來的他，問題出在我對他一廂情願的塑造。

生活不是小說，生活中只有原型，沒有誰能成為「文學形象」。我們只能認識、了解、判斷這些原型人物，告訴自己怎麼去相處，而不能試圖去塑造他們。

有趣的是，小說還有一個奇妙之處，許多作家都有體臉，那就是，一個文學形象一旦成型，彷彿就成了一個鮮活的人，有了自己的思想、語言、行為，想什麼、說什麼、做什麼，連作家都無法掌控了，因為這個人物「活」了。

連小說人物都如此，何況現實中的人呢？

我們常常會對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產生強烈的好惡感，這說明，作家塑造人物成功了。而生活中，當我們特別喜歡一個人，或者特別討厭一個人，這何嘗不是生活把這個人物「塑造」成功了？但是，我們會因此去稱頌一篇文學作品，卻很少去稱頌生活本身。



自由談

姚文冬

走蛇(三)

柳宗元說永州蛇啾乾成業，可以醫大風、拳腕、癢癢，去死肌，殺三蟲。銀環蛇通體黑色，而有白環狀花紋，近乎「黑質而白章」。醫書上說銀環蛇有祛風，通絡，止癢之效，用於風濕頑痹，麻木拘攣，中風口歪，半身不遂，抽搐痙攣，破傷風，麻風疥癬，癩癧惡瘡。大概這永州之野的「異蛇」即是牠吧。

銀環蛇我見過。過去有鄉民捕蛇接濟家用，夜裏在水澤田邊地頭尋蛇而捕，納入竹簍。多時一夜十幾條，少則三兩條。有回得了一銀環蛇，覺得稀罕，開籠給我看看，蠕蠕而動，性情溫和，不像是劇毒模樣。捕來的蛇，多不久放，天明即上市售賣，那蛇或入饌或入藥，皆進了人的口舌。才知口舌之毒勝於蛇蠍，爾後漸漸明白人心之毒又蓋過口舌多矣。孔子才說：「言寡尤，行寡悔。」所謂守口如瓶，不逞口舌之快，修心是德，才有餘慶。

《西陽雜俎》說一女子夏日乘涼，有胡蜂在頭面飛繞，她隨手揮扇撲落，墮地變成了胡桃。撿起來在掌中把玩，那物遂長，起初如拳頭，漸漸像碗。正在驚顧好奇，那胡桃已變成盤子大小了。曝然一分為二，在空中輪轉，聲若蜂鳴，忽然在那女人頭上合力一擊，頓時頭骨碎裂，齒着於樹。齒着於樹四字，如梟首城頭，我總疑心作者或有所指，諷刺世間嘴尖牙利的長舌人。齒着於樹，舌將安在。

東坡晚年厭聞時事，只喜歡聽神靈鬼蛇的故事，其中有哀。清人羅聘好畫《鬼趣圖》諷世，洋洋不知幾何。晚清畫僧虛谷性癖好奇，書畫破常格，喜作赤煉蛇。知堂五十歲時，曾作自壽詩，其中說道：「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裏蛇」。詩出後，各路文士紛紛唱和，老友劉半農認為詩不錯，卻說知堂

不會畫畫，不會草書，種胡麻更非事實；寒齋不寒，爐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炮台香煙和法國麵包點心。話雖如此，卻作了和詩四首。二十幾歲，用其韻作過兩首打油詩：

半是道家半墨家，斜穿布衣當袈裟。
魍魎魍魎四小鬼，搖身一變美女蛇。

多寫文章少說話，但求西瓜芝蔴。

半牆詩書滿窗月，任他風雨且飲茶。

又：
神遊天下身在家，氈帽粗服勝烏紗。

聞來意趣理富草，文人心事筆下蛇。

舊書半卷銷永日，南瓜架下話桑麻。

默坐空齋傷世事，明朝早起摘新茶。

句子顛倒散落不成詩，到底還是白話，真是慚愧。好在說了心裏意思，那意思還是我今天的意思。

魯迅私信談過知堂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豫，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鬼蛇之愛，別具心懷。並不肉麻，卻又肉麻。說是無哀，到底有哀。



▲晚清畫僧虛谷《赤煉蛇圖》。

資料圖片

「萌寵」寶貝



市井萬象

在湖北省博物館，許多文創產品取材於彩繪漆木虎座鳥架鼓、銅鹿角立鶴、彩繪漆木豬形盒、彩漆木雕鴛鴦形盒、彩繪漆木卧鹿等以動物為主題元素的文物，深受人們歡迎。

圖為彩繪漆木虎座鳥架鼓文創徽章。

新華社

聽諾貝爾獎女詩人說詩



如是我見

海龍

一年前，諾貝爾文學獎爆了冷門，頒給了詩歌。詩歌，在這二十年全世界範圍的文壇裏如泥石流般滑坡。文學界都說現在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這一次的諾貝爾文學獎發給了詩人，而且是發給了女詩人，不能不讓人眼前一亮。

得獎的是美國女詩人路易絲·格呂克（Louise Glück）。她的名字在世界文學界也許不那麼響亮，但在美國卻是耳熟能詳。格呂克是個比較純粹的詩人，她一生幾乎只寫詩。幾十年的寫詩生涯中，她獲得了美國詩壇幾乎所有的獎項：普立茲獎、國家圖書獎、美國桂冠詩人和諾貝爾獎。她的詩清新素雅，初讀似乎不難懂，但若想悟透它，卻需要深心和功力。格呂克被認為是自傳性詩人，有近二十部詩集。

她得了諾貝爾，讀者一下子成倍增長，尋讀她的詩，覺得的確耳目一新。她注重寫自己的個人感受，青年時期創作受到了風靡當時文壇的「自白派」詩風的影響，喜歡剖析內心的思想活動包括隱私、愛和心理創傷等等，跟讀者分享這種個人經驗，喚起共鳴。

這兩年疫情逼迫人們減少社交而更多走向內心。閱讀格呂克的這類詩歌正合時宜。上周哥倫比亞大學請自己的校友格呂克來母校讀詩說詩，自然引起了大家的興趣。

雖然此刻紐約疫情正值高峰，但米勒劇場仍然座無虛席，諾貝爾獎的號召力非凡。除了諾獎金字招牌，想聆聽並領略一下這位女詩人風采的好奇者也為數不少。美國自一百二十年前諾貝爾文學獎成立以來有十四位獲獎者，但格呂克是它的第一位和唯一的一位女詩人得獎者。格呂克無疑是慣見大陣仗的。她沒有誇張和造作，而是非常真摯樸實。主持人隆重介紹後，沒有任何噓頭，她素面莊重大方地就打開詩篇進行朗誦。先是朗誦了篇幅較長的詩篇，接着朗誦了一些她心儀的短詩。最後以她自己喜歡的一首《短歌》收煞，給聽眾留下了無盡想像的空間。

讀詩中間有個小花絮。寂靜的會場，在第二環節將結束時，劇場突然出現了小

狗叫聲非常刺耳，主人連忙帶牠逃走。見慣大場面的格呂克並沒有被驚擾或嫌棄，而是玩笑一句「原來小狗也喜歡詩，別跑走牠」，以詩人的幽默化解了尷尬。

朗誦持續了近一個小時，雖然大家意猶未盡，但主持人帶入了請詩人說詩的環節。這個項目當然大家也期待。主持人問題有備而來，首先問她接到諾貝爾委員會電話後的感受——這個話題永遠有趣和讓人發噱。這方面幾乎每個得獎者都出過洋相。不出所料，格呂克接到電話首先是不信，關了手機；電話又被打到廚房。當證實獲獎是確實後，又是一番心理鬥爭。是想，還是不想？作為詩人，她知道雖然她的詩以後仍然寫，但她的生活卻會被改變跟以前不一樣了。這種「不一樣」非她所願和所能預設，但她的詩還要繼續寫，這是她一以貫之的期許。

當然會有人問起她回母校的感受。格呂克滿懷深情憶起她當年在哥大讀書及創意寫作時受到導師的啟發的往事。她青春時期罹患厭食症，考上了大學卻中輟，轉來哥大詩歌工作坊；參與了這個為非傳統學生開設的項目，打開了她的眼界並培養了她對寫詩的摯情。她非常感謝母校哥大對她的培養和在這兒度過難忘的時光。

到了觀眾設問時間，很多學子和愛詩者紛紛提問取經。有人問她寫詩的感受、提煉詩歌的技巧；有人問詩人如何培養氣質，有人問如何用詩歌感受人生。格呂克在美國很多高校英文系教授詩歌寫作，對這類問題當然應付裕如。但是難得的是她回答得很認真也很真摯。她不敢弄玄虛也不用大詞唬人，而是真誠地跟讀者分享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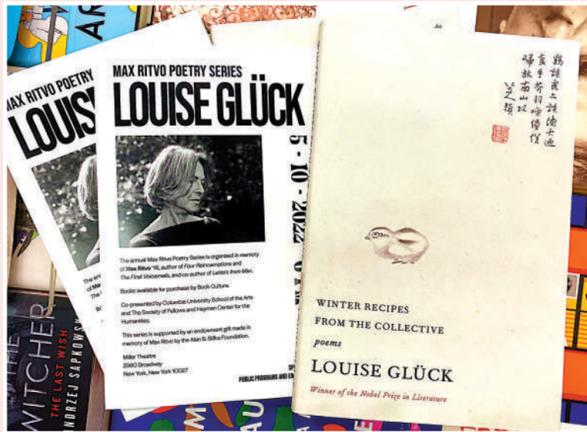
的感受、如何捕捉靈感以及讀詩、寫詩的經驗。我先前接觸過幾位諾貝爾獲獎者，也聽過他們的發言和朗誦。當然，也參加過不少詩歌節和名詩人會，見識過詩人們的種種表演。但出乎意料地，倒是這個詩人中的詩人很少噓頭，平靜、正大且樸素，讓人耳目一新。

總的來講，格呂克的詩風清新，她用詞樸素而雋永，意味深長，有東方美學的簡約留白的潔淨和內蘊。她的詩很適合讀但不易讀懂。她的古典文學功底很好，其早期詩歌喜歡用典且以神話、歷史和自然為題。評論界認為她的詩歌語言質樸、有力，表達感情強烈，刻畫憂傷、欲望和孤獨的情感都很獨到。她的詩歌往往有字面和語義上的兩重結構和美學設定，寓意和符號性較強。

如果讓我談談這次除了詩以外對她的印象，那就是優雅、大方，甚至有種和年齡不相稱的嬌裊。她為人有種低調的矜持。有詩人氣質，但很會說話。

格呂克一生沒經過大時代和大動盪，她詩歌中的情懷多是唧唧我我和閒愁。雖然其中不乏對生命的拷問和對宏大話題的思考，但其更感人之處是她細膩的詩思和獨出心裁的發問。總的來講，她的詩風還是有點像她的前輩狄金森，或曰像是南渡以前的李清照。她們的詩都帶有個人經驗和強烈的主觀色彩。所幸，她沒有經過戰爭和離亂，使她有充分的閒暇和幽思寫神話母題、個人感觸和閒愁。

恍惚中感覺到，如果李清照活到今天，也會像她一樣逶迤而從容地走來，矜持地念詩，向聽眾淺笑……



▲會場展示的格呂克新作，有八大人題詩的封面。作者攝

啟功先生為我改文章(下)



人與事

徐可

最近為寫這篇文章，我翻箱倒篋，沒找着啟功先生修改過的原稿，只找到修改稿複印件的第六頁、第七頁。我吃驚地發現：僅這兩頁，啟功先生的改動就達二十處；而其中的一些改動，在正式發表的文章中竟然沒有體現。是我沒採納？還是被編輯刪去了？現在已不得而知了。無論如何，我都要對先生說一聲「對不起」。我那時候才二十多歲，淺薄無知，對他的一些改動並不理解，或不接受，有的改動在我看來似乎不合語法。當時我想這也許是老北京人的語言習慣吧。現在我再看先生的改動，不但看出一個文化大家的學識修養，更體會出一位善良老人的良苦用心。

先生一邊改，我一邊提出一些問題。我在文中引用了他近日寫的詩，其中「酒釀花濃」，我疑是「酒釀茶濃」之誤。先生說沒錯，是《西廂記》中的句子（後經查閱，「酒釀花濃」一詞，並非出自流傳較廣、世人皆知的元代戲曲作家王實甫《西廂記》，而是金人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帝里

酒釀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可見啟功先生的博聞強記）。我將「能與諸賢齊品目，不將世故係情懷」一聯誤為他自撰，先生改正：「集蘭亭字對聯」。

我的字寫得不好，在這位大書法家面前免不了有點自卑。我說：啟功先生，不好意思啊，我的字寫得不好。老人放下筆，很認真地說：文章寫得好的人，很少有字也寫得好的。因為他得順着思路寫下去，沒有時間琢磨字寫得好與不好。陳垣先生說過，沒有哪位作家敢於把自己的初稿拿出示人的，那字只有他自己看得懂，時間長了，連自己也認不出了。我知道老人這不僅僅是安慰我，而且是變相表揚我，意思是文章寫得好。這令我內心愈加感動。

老人非常認真地看完、改完，又拍着大腿、豎起大拇指讚道：寫得真好啊！其實，我心裏很希望他用朱筆或毛筆批改，便於保存。也許是出於對作者的尊重，老人只用鉛筆輕輕改過，在他是一片好心，在我卻有點遺憾了。

改完稿子，我起身告辭，先生又讓我坐下來聊天。先生說，他出過一本《啟功韻語》，近來還要出一本《啟功絮語》。本來叫「續語」，後改為「絮語」。絮語者，絮

絮叨叨說的話。有人說我的詩太不講究韻律，我說我寫的是打油詩。由此，啟功先生談起了古詩的韻律、四聲，隨手拈來，引經據典。我也順便就一些問題向他請教。我特別講到一個意思：我讀一些所謂的新詩，還不如讀古詩明白。按理說古詩是用文言文寫的，今人理解起來有障礙；可偏偏是今人用白話文寫的一些詩，讀起來雲裏霧裏，不知所云。老人開玩笑說：新詩是用外國人的思維、外國人的方法寫的，寫出來都跟外國詩譯過來一樣，當然不好懂了。詩歌本來就是朦朧的，偏偏還要寫朦朧詩；本來就是意識流的，偏偏還要強調意識流。這哪能讀得懂呢？說完我們哈哈大笑。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近中午。啟功先生的內侄鄭鄭老師已做好飯，上樓來請先生下去吃飯。我起身告辭，可先生談興正濃，又讓我坐下。直到鄭鄭老師二次上樓來催，先生才意猶未盡地打住話頭，並一再挽留我一起吃飯，我婉謝了先生的好意。先生進到臥室拿出一本《啟功韻語》，鄭重簽名送我，然後一直把我送到樓下大門口。

一次改稿，等於上了一堂生動的、精彩的課。啟功先生的嚴謹、謙遜、寬厚，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